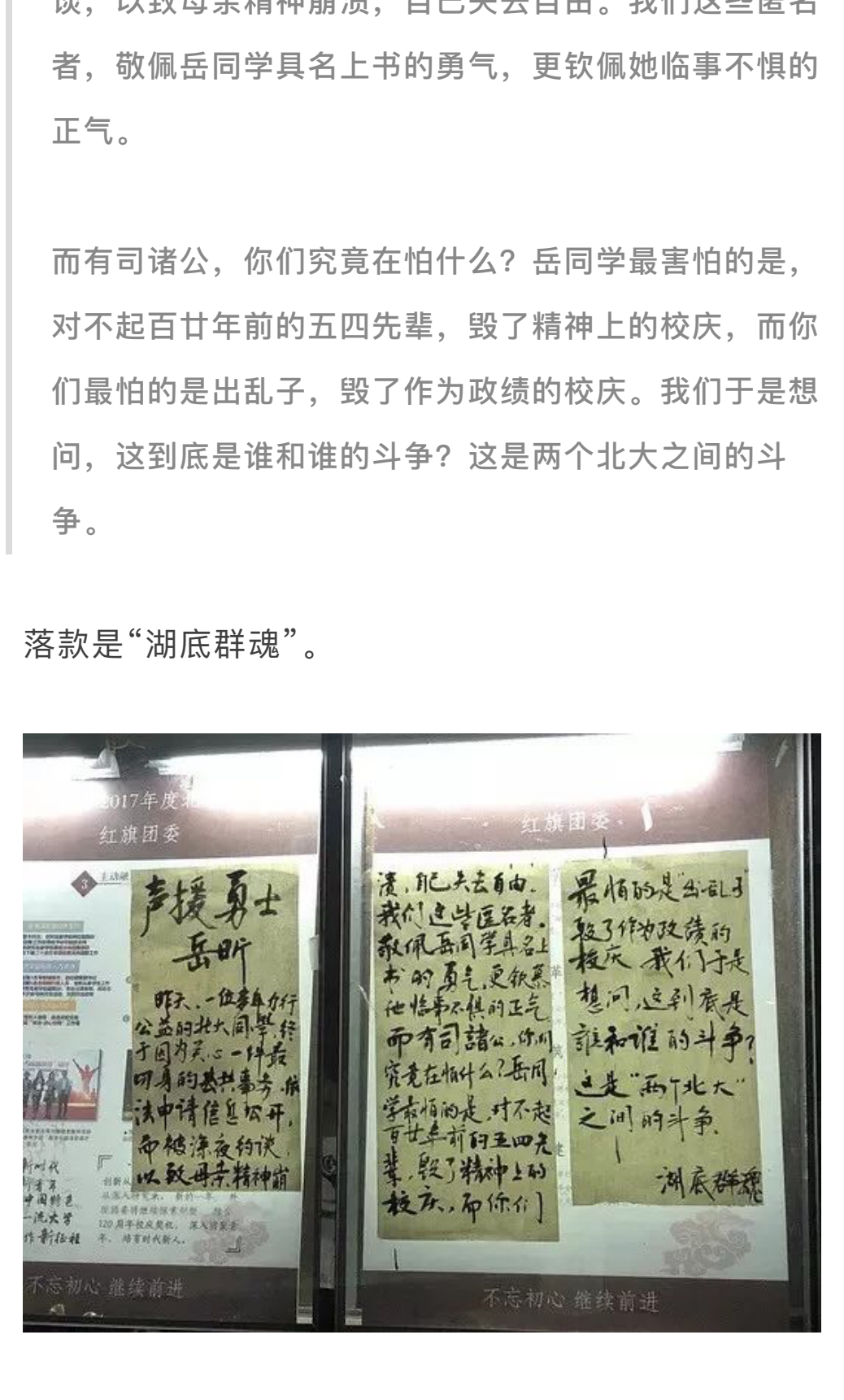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庄严宣布我写下此文是不怀好意。

（原创）2018-04-24 阿庚不上班日记

北大的橱窗上，贴着这样一副毛笔写就的声援信。



岳同学事件之后，一片悲观哀嚎之声——

“进入一个国家最高学府的人，属于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相比于同辈，它们本能地会更少关注现实和苟且，而更倾向于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，这个相对性规律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。如果北大都成了这样，整个国家可想而知。”

“坦率地说，我觉得北大的脊梁已经断了。”

“北大配不上它的学生。”

但看见这封落款为“湖底群魂”的声援信，仍让人热泪盈眶。

今早，07级北大学子、《此间的少年》里出演令狐冲的黄河清也发文声援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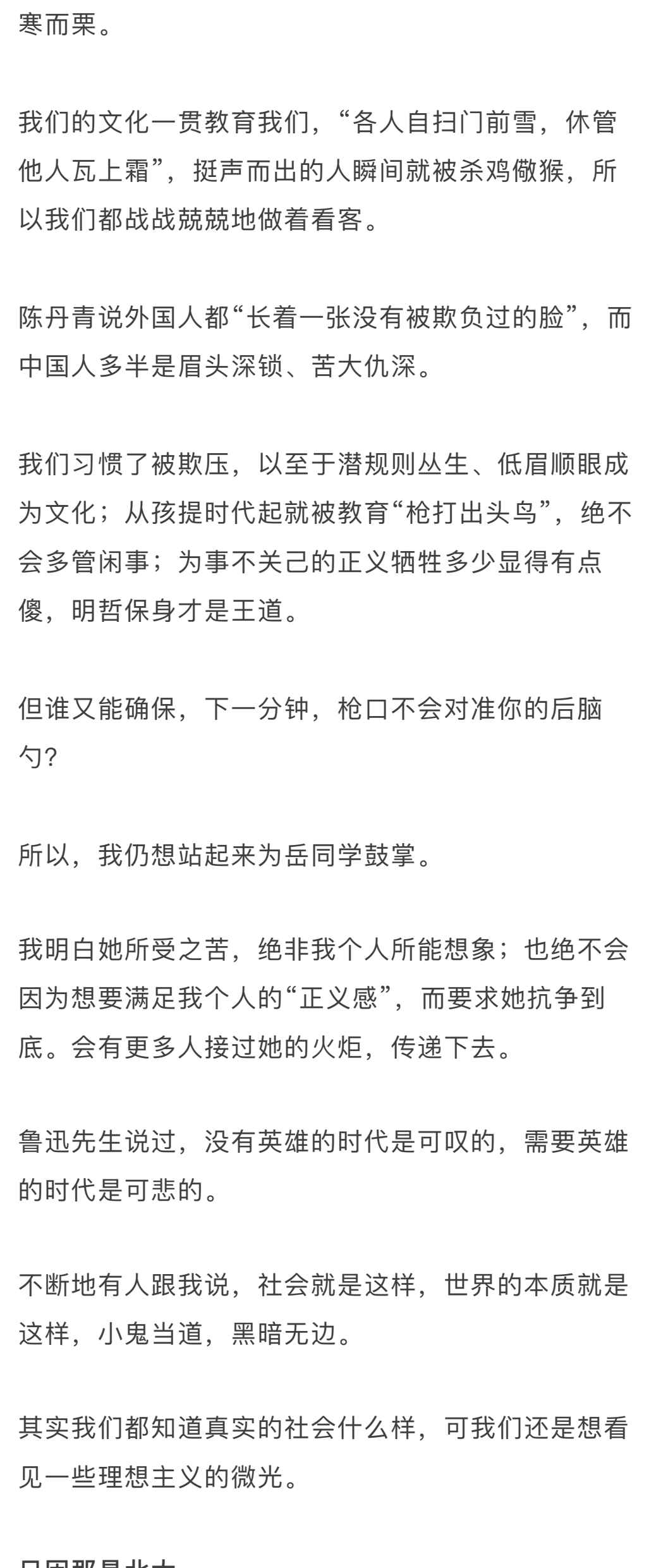
“传承火炬的人从不曾缺失，只是监管火炬的人早已不是当年那些看着它燃起的人。他们不再想怎么解决问题，而只想怎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”

并表明，会为岳同学提供一切可能的工作机会、出国机会或创业资助。

在我看见文章之后的五分钟内，被删文。

一切提到北大、汴大、p大的文章，无一生还。

知乎、豆瓣、微博、公众号.....全网沦陷，所到之处，寸草不生。



这种熟悉的被禁言、被打压、被封喉的感觉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我们的文化一贯教育我们，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”，挺身而出的人瞬间就被杀鸡儆猴，所以我们都战战兢兢地做着看客。

陈丹青说外国人都“长着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”，而中国人多半是眉头深锁、苦大仇深。

我们习惯了被欺压，以至于潜规则丛生、低眉顺眼成为文化；从孩提时代起就被教育“枪打出头鸟”，绝不会多管闲事；为事不关己的正义牺牲多少显得有点傻，明哲保身才是王道。

但谁又能确保，下一分钟，枪口不会对准你的后脑勺？

所以，我仍想站起来为岳同学鼓掌。

我明白她所受之苦，绝非我个人所能想象；也绝不会因为想要满足我个人的“正义感”，而要求她抗争到底。会有更多人接过她的火炬，传递下去。

鲁迅先生说过，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可叹的，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。

不断地有人跟我说，社会就是这样，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，小鬼当道，黑暗无边。

其实我们都知道真实的社会什么样，可我们还是想看见一些理想主义的微光。

只因那是北大。

是无数人梦中的高等学府，是蔡元培以“救中国必以学”引领无数青年学子的精神旗帜，是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理想国与乌托邦。

今日之丑闻，等同于大厦之倾覆、信仰之坍塌。

不管多少人说“人间不值得”，看见岳同学，看见湖底群魂，看见北大校友的信，仍让我觉得，这一个个充满青春、朝气、活力、坚韧、干净、清洁的灵魂，是真的存在于世间，是真的人间珍宝。

他们等同于沈光耀、等同于谭嗣同、等同于布鲁诺。

我想起《预言家日报》因魔法部授意，持续污蔑哈利与邓布利多、麻痹民众时，谢诺菲留斯·洛夫古德主编的《唱唱反调》，在绝大多数媒体陷入沉寂的大环境下，毫不畏惧地声援哈利。

它戏谑地、满不在乎地对整个魔法界宣告：

我庄严宣布我写下这篇短文是不怀好意。

I solemnly swear that I am up to no good.

谨以此文声援岳同学。

涓流虽寡，倾成江河；燭火虽微，卒成燎原。

— end —

修改于2018-04-24

投诉